



2014巴西世界盃(四)

源於真 李漢源

電視節目製作，是一個創意工業，每一個節目內容及包裝，卻是重複又重複，更甚有些創作人，當他到另外一個電視台工作時，竟把他在上一間電視台工作時的節目內容風格「照搬煮碗」重拍一次，其原因是：「各個電視台的觀眾都不同，沒有人會留意到的。」

以這種工作態度去製作節目，難怪電視觀眾會慢慢地流失，更有些業界人士直言電視行業是夕陽工業了。雖然外間如是說，但我卻不盡認同，因為業界工作者是有無限創意的，而投身這行的新鮮人們定有為數不少是充滿熱誠的，只要他們肯投入，就一定能有的節目將觀眾吸引回來。

曾經有學生問我：現今互聯網這麼普及，電視會否被淘汰呢？其實淘汰與否，主要是靠業界自己；電視及互聯網，兩者都是一個平台，最重要的是他們各有各的內容，如電視有好的內容，觀眾就會收看，同樣互聯網也是一樣，內容就是至為重要的。曾經有一次，曹星如的一場拳賽，一網絡公司用高價購得直播版權，直播時收視超過16萬！因此如果說互聯網取代電視，倒不如說電視可與互聯網相輔相成，藉此「重生」。

世界盃是電視節目製作，內容當然很重要，但包裝同樣也是不可以缺少的。有一些電視台在製作世界盃節目時，連一個工作人員也沒有派到當地作現場採訪，感覺就好像是電視台不重視世界盃這事，靜悄悄地轉播便算了，這樣的態度，除了給觀眾一種不好的感覺外，更使世界盃這項盛事「無光」了。我是很重視節目的包裝，製作世界盃節目我必

會派工作人員到世界盃現場拍攝，採訪賽前賽後觀眾及球迷的花絮，但求能盡力將現場的實況帶回香港，使香港觀眾能感受到現場的氣氛。雖然安排一個大牌藝員作主持，未必能夠增加觀眾數目，但當觀眾得知有知名藝人去負責這個節目時，他們就會覺得電視台是很重視這個節目，視之為一個大Show，那觀眾市民也會特別關注，再加上公司外事部協助去宣傳，就很容易因觀眾的投入而哄動全城。

巴西世界盃，先頭部隊當主持的藝人有：陳貝如、苟芸慧、鄧佩儀、張秀文、高鈞賢，一開波已收到預期的效果，報紙雜誌也有爭相報道；其後決賽更邀請譚詠麟、李克勤、陳百祥等到巴西里約熱內盧，作決賽現場報道。在這也真的很感恩他們的幫忙，去巴西這麼遠，需要坐兩程長途機才到，旅程是頗辛苦的，但還好，他們真的是球迷，所以也很樂意飛去巴西幫忙報道；對他們而言也是萬工作於娛樂。

決賽是德國對阿根廷，德國在7萬7千觀眾球迷見證下，以1比0擊敗阿根廷，第4次登上世界盃皇者寶座。我雖然參與製作過9次世界盃電視節目，但該次是我第一次在現場觀看決賽，感受到球場內氣氛，球迷們熾熱的歡呼，當日震撼的場面，還歷歷在目，至今難忘。



攝於巴西里約熱內盧決賽場地TVB評述位置。作者提供



剪一髮動全家

方寸不亂 方芳

還有兩周就是農曆新年了，趁着還未進入過年狀態，找個閒日去理髮。埋年埋尾，理髮店生意忙碌，即使是熟客，也需等候多時。

相熟髮型師一見到我，怎麼很久都不來幫襯？只好把「臨陣退縮」的經歷告訴他，有個周日來到銅鑼灣髮型屋樓下，接到家人「緊急通知」，本來在中環集會的黑衣人，正在殺來銅鑼灣！正是剪一髮動全家，唯有搶時間轉車回家去，實為無可奈何。

銅鑼灣的理髮店成行成市，本來是生意興隆之地，如今的銅鑼灣，周末周日成為示威、暴亂熱點，平日該區又經常有人「和你Lunch」，塞車塞車。幫襯髮型屋的客人，一般對髮型都有要求，女士洗剪個半鐘，若加染髮，起碼要兩、三個鐘。如今環境不明朗，客人來一趟銅鑼灣，也要隨時執生，何苦呢？唯有將將就就，但求就手，改為幫襯區內髮型屋。

熟客遠離，自由失去，生意無可避免受到衝擊。以前做不停手，現在唯有捱到約滿再看環境。美髮這碼事，有如買衫、插花，是要講氣氛、講心情的，歌舞昇平、環境安定，才会有心情講生活講享受，如今，街道銀行、店舖，鋼板包到實，好不容易才找到個小門口；去到又一城商場，鋼板圍城，地底通不過，地面又無門……有生活何來享受？這一代香港人，在風雨中同行，都有自己的經歷。髮型師說來也有自己的故事，有次在中環，忽然「風雲色變」，汽油彈、催淚彈橫飛，港鐵停了，巴士行不得，好不容易截到Uber，由中環到太古城，索價每位五百大元。髮型師心有不甘付昂貴車費，在中環流連，殊不知被一位阿叔相中，「二仔底死跟」，行到邊跟到邊。

後來得知，這位阿叔是美心酒樓的廚師，剛來香港工作不久，操普通話，收工後遇上這等情況，十分徬徨。髮型師說，因為他「貌似好人」，廚師遇上了髮型師，就像找到個救生圈，在中環徘徊了一段時間，萍水相逢，竟然成為「難友」，交換了電話，還相約飲茶哩。



為官應有所作為

七嘴八舌 小臻

香港區議會在不正常的社會環境下選舉終於誕生了一批不知社區服務為何物的區議員，上一任已經將區議會變成政治鬥爭的戰場，「人多蝦人少」的情況下反對派「求仁得仁」，掌握近乎所有區議會的話語權，放縱新丁大放激進言行，放肆地播「港獨」簡直是不知所，相信未來各區的議會肯定鬧劇連場比「垃圾會」更垃圾。請當日堅持如期選舉以及讓那些擺明是「港獨」分子、身犯罪案的人都可以有參選資格的人，站出來為他們自己的失職負責，幫手解決目前的爛攤子。那些選舉主任都應是有權有責、不要又全推給政府，你們都是政府的一分子，政府給你把關權力，你行使不當，出現錯判或者明知故犯，同樣要承擔責任。工程出錯，工程師要負刑責，既然選舉主任是負責把關，做不好證明水準有問題就要換人，否則再不需設這個職位，政府如果不檢討這種問題，用這些「是是旦旦」做事的人繼續在位，只會誤人害港，如今熱衷政治抗爭的人令到區議會變成另一個政治鬥獸場，日後局面更不可收拾，而有心服務社區的人又錯失機會。香港繼續沉淪。

從香港近半年的修例風波見到，人為了政治立場可以是非黑白都不理，只要叫同一個口號就信你一切都是對的，票投給你，就是首肯；講話不啻嘍囉就是敵人，打死你也是應該的。種種不理智亂象的製造者竟然說自己是民主鬥士。美國政府赤裸裸地欺負別國，霸權至此的國家所推出的民主可值得信賴、學習嗎？

有人開始懷疑，一人一票民主選舉制度是否值得崇尚？結果係誰能愚弄大部分選民誰就能贏！雖知世界上永遠係蠢人多過叻人！如果那樣嘢係一人一票，得票多的做話事，即係蠢人話事？蠢人如何駕馭複雜的社會？如何向前發展？

有朋友說幸好有今次的事件令他們發現自己從未如此愛國，開始體諒當中國領導人不容易，睇到香港政府被黃媒打沉，明白內地對宗教對輿論的監管有必要，睇到一班自毀家園認賊作父的學生的無知，一向輕視國民教育不愛將愛國宣於口的香港人都會開始覺得要撥亂反正了。

看到社交媒體傳出一篇文章寫道：上海深圳將取代香港，香港玩完了，香港將會陷入自生自滅的境地了：香港的優勢完全掃走了，一鋪清袋！相信香港人日後沒可能再趾高氣揚了……

今天香港問題暴露出來，很多內地民眾過往對香港的讚譽推崇被推翻了，他們要重新評價，香港不再是取經之地。他們質疑常誇香港是法治社會，你看香港今天亂成這樣，是法治社會？

說香港公務員素質高，都是留英的，都是MBA、EMBA出來的人素質高。你看這回香港公務員素質高嗎？真正站出來與暴徒鬥爭的有幾個？大多數公務員為什麼不表態？存款在英國，子女在英國，家族利益超越地區利益，這樣的素質有什麼用？

你反對逃犯引渡，那就讓逃犯在香港胡作非為吧。林鄭這麼好一個女性，這麼善良，把她欺負成這樣。將旅客欺凌又打又踢又粗口醜陋到不得了，香港公民素質高在哪裡？他們認為目前是香港人應得的處境。

聽來有些悲哀，但亦希望香港政府三司廳三局，各大部門官員痛定思痛，藉此契機進行大改革，將過時政策修改，將團隊意識加強，不合用的人清除，齊心就事成。各局長就自己負責的部門立即檢討落後的條款，拿出跟上時代步伐的改革方案，回應市民期望，香港方可有希望。為人為己，為官者應有點作為，香港衰落你也難獨善其身。



女性名字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淑賢/潔貞/惠卿/靜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女性最常見的名字，加起來全中國怕沒一千也有八百萬，可是進入九十年代之後，中性打扮的女孩子日漸增多，貞淑靜潔就一天少過一天了。

同時這一輩父母意識到今日女性地位日高，望女也可成龍，不再像上一輩父母那麼隨便，為兒女取名也多花了心思。

也可能由於這時代女性對女權的敏感，成年後自出主意，認為上述那些傳統名字，撇不掉三從四德陰影，為了表現獨特的性格和志趣，領取成年身份證時，便另外改過一個名字；就算這名字親友叫熟了，也字不變，比如靜儀改為「正兒」，惠卿也改為「偉兒」，刻意給自己注射一點陽剛氣。

新一代女生多已厭棄「麗」、「娟」、「翠」、「珊」的柔美，多用上過去較為罕見的「汶」、「彤」、「潼」、「嵐」。為了突出自己，甚至特別選用僻

字為名，用意深奧，筆劃繁多，幾乎字典都查不出來，總不知道有沒有想過出入境和進行業務工作簽字時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反而最奇特是筆劃簡單女人一見難忘的李子柒了。這個瘋癲數千萬互聯網粉絲，形象古風的網紅美食女主持，未見其人誰不以為是個男子漢。沒問她這名字有什麼意思，總也推測到八九分吧。

女孩子男性化的名字，通常在重男輕女時代，很多時都反映出她們父母的心願，女兒生下來，想下胎養個男丁，要不給她取名「來娣」，希望她帶來個弟弟，要不就取名叫「勝男」或者「有好」，表示我這個女兒也是寶。

李子柒的父母如果不是想生七個兒子，也一定是希望她本領抵得住七個男子，看小李親自耕種採取食材，不辭勞苦善用大斧小刀，花木蘭的本領都做到了。更有趣的是，李子柒另一個 YouTube，名字居然還變了秦九兒。

叫阿麗的女孩子也少見了。作者提供



絲瓜如雲，菊花若陶

百家廊 扶雲

「東家牆根種絲瓜，西家院裡開黃花。」記得，我院子裡的絲瓜藤，最初是隔壁家的一枝絲瓜藤，把我家的藤架認錯了；絲瓜藤信步走到我家院子上方，並沒有止步，而是把花也開到我家來了。再看，我樂了，我家的金銀花藤，也一樣爬到了隔壁家的院子，還開了好些花朵給人家呢。

半陰半晴的時候，我常常坐在小院裡，望着滿眼絲瓜花開，淡淡地癡迷。有一天，鄰家的小孩對我說：阿姨，媽媽告訴我，金銀花炒雞蛋很好吃，可以治眼病，我想跟您要一點，嚐一嚐。我說，好呀，我也正想擁有你家爬過來的絲瓜，把它當種子，明年好種絲瓜呀。我趕緊摘了一大捧金銀花，送給隔壁的小孩。從那以後，兩家開始頻繁往來起來。有時，我去外地出差回不來，趕上愛人上夜班的時候，孩子也被隔壁的媽媽照管着。

藍天如夢，雲一朵一朵笑。絲瓜情濃，絲瓜韻深。如果你家有絲瓜，你不妨把絲瓜的瓜身，當成長長扁扁的雲朵；而滿架風華的絲瓜花，則是愛無處不在的雲朵鈴鐺。在小巧玲瓏的雲朵鈴鐺裡，一直有美妙的音樂聲在裊裊吟唱。恍惚間，雲突然從天空走下來，變成了垛架上的絲瓜花，俏皮地搖着風襟，撥着風琴，說：「我下凡看你來了。」絲瓜花拉着我的目光，把黃燦燦的身姿舞蹈成——質樸而美妙的風鈴曲，我想這曲子一定是雲朵從天上帶下來的，那般悠揚，那般清雅。

那一張張小臉靚而淡，柔而美，彷彿被風兒的手捧愛着，已經無數次了。於是，有風的韻腳，就藏在裡邊。這一番情韻的領略，讓我喜不自禁。齊白石有一幅《絲瓜蜜蜂圖》，兩根黃花未脫的嫩絲瓜，如

一對兩小無猜的小夥伴，旁側則爬着蜜蜂和螞蟥，滿卷童心，天真盎然。即便是絲瓜藤，也別小瞧它，一樣神妙得很，游游動動，探探尋尋，藏了無限奇跡。如果剪斷絲瓜藤，在切口處放進礦泉水瓶，來接絲瓜藤汁，每瓶絲瓜藤汁，據說可以賣到3元錢呢。這絲瓜藤汁，也叫天蘆水，含有純天然的抗氧化成分，是綠色安全的化妝品，而且能直接飲用，日本人叫它「天上聖水」。或許，叫得很在理呢，它原本就是從天上來的，是雲朵裡的眼淚所幻化。

絲瓜如雲，菊花若陶。菊花，像絲瓜一樣富有深意，更若陶淵明的身體跌進陽光裡，蕪蕪濃濃的詩意。野菊花是從原野長出的炫目光芒，它的花瓣能發出大地深處的回響。之後，一抹夕陽落在耳邊，似乎颯颯有音。「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似南山的秋菊，孤標傲世。

陶淵明愛菊，以菊自比，因他是鄉野的，不是官宦的，不是媚官的，而是生長於自然的，甚至孤獨而真誠地與南山對話的。陶淵明真是南山幽谷的一朵菊，曉夜夜宿，歷盡寒霜，始終陪南山靜坐。誠哉斯言！秋菊開了又謝，謝了又開，無人欣賞，卻靜播清香。很多人從它身邊走過，從來沒有誰肯為它寫下心曲。縱是被它如火如荼的氣勢所吸引，也只是隨意折一枝，或別在髮間，或丟在路邊。而野菊依舊是南山的野菊，依舊開得荼蘼，卻沒最懂自己的知音。

東晉陶淵明來了，咀嚼幾碟素菜，品味出「心遠地自偏」的沉味。他躬耕種豆，揮鋤擦汗，享受「飛鳥相與還」的意境。他在深秋採菊，博衣廣袖，吟詠「悠然見南山」的風雅。他把自己氤氳在山氣之中，沉醉復沉醉，感悟「欲辨已忘言」的樂趣。陶淵明的詩句，蘊涵着南山的鍾靈

毓秀，集納了心靈的潺潺流音，也滲透了老莊哲學的雋永馨香。只求菊花駐心間，無須享樂感、情思絆，陶淵明就這樣，活在他的自然結廬生涯裡，那眉宇間是無邊的淡定與從容。知音，未必就是高山流水，也可以是南山菊花。是的，就是這樣，就像絲瓜潤雲一樣。詩酒醉菊花，南山是吾家。一個凝視，連通了心靈的底色；一種欣喜，跨越了生命的萬年。當把自己的心放在鬧市外，才得乎菊花清涼，自己就像飛鳥在南山一樣。

陶淵明出身於沒落仕宦家庭，他既欽敬曾祖陶侃的積極進取，又讚賞外祖孟嘉的恬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兩種精神。41歲以前，他渴望進取，渴望幹一番事業；做過江州祭酒，劉裕幕下鎮軍參軍、彭澤令，起主導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於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時官時隱，舉棋不定。41歲以後，陶淵明因時局動盪，仕途險惡，毅然辭官歸隱，守節不仕。近代畫家徐悲鴻曾以「採菊東籬下」為題，描繪陶淵明瘦骨清象的風姿。

有誰看得懂陶淵明一生一世愛菊花的妙處呢？過簡約生活，彈安靜旋律，剪菊花心影，你真心體會，才會發現恬淡處，每一個細節都會微笑，每一個微笑都會優雅，每一優雅都富內涵。原來，恬淡是另一種繁華。滿目空山遠，雲台是菊翁。時光的信箋，會送給我們滄桑，也徹悟你我的身心，請裁幾蔕絲瓜清涼一下肺腑，種幾株菊花續一段南山緣吧。

紅塵名利，千絲萬絲煩不去，任憑絲瓜把閒覓。回眸瞥出一笑，滿眼雲裳輕舞，且看垂拂拂鬚，撫琴訴諸東流水。人到中年，花紅柳綠來過，苦痛難耐經過，生命中沉澱了淡淡與看開，「菊花一束藏南山」，讓你學會隱，學會悟，學會捨，學會自播清香。



奉公守法見文明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幾位演藝圈幕後製作團隊的朋友，來自韓國、日本、歐美等國家，來港前他們已到過中國的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他們都說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早前，香港財政司與國家商務部簽署了香港跟內地關注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修訂協議，其中在電影方面如兩地合拍片的電影，在演員比例、主創人員等元素上不設限制，以提高內地與香港合拍片的靈活性，而電視製作方面，內地的電視台或視聽網站，可以引進香港攝製的電視劇及電視動畫亦是沒有限制，令香港演藝作品進入內地市場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朋友們的製作團隊就是為此新措施而來。

韓籍的朋友說他們經常到中國內地和香港，在演藝工作上早已合作無間，但不同的國家地區都會因應自己的國情，發展變化等因素，在各行各業的政策進行修訂，所以當有關演藝工作政策的修訂，他們是會「親身」去了解清楚，跟當地演藝界朋友交流交流，再者工作經驗讓他們都知道：「若不承擔責任，就不成長，你不付出就得不到！」的道理，更明白事情要合情合理，首先是要「守法」。

朋友強調明白香港近年來受到社會暴亂影響，已是低潮期的演藝圈更受到重創，不少幕後製作人員已「轉行」，不過像他們外來的「合作者」，大部分都沒有「乘人之危」，合作就表示只要各司其職，然後是各得所需，因為大家都是面對生存和生活的現實，而他們了解到中國內地影視產業市場被形容為已步入「寒冬」，有不少影視製作公司倒閉等說法，其實是這些公司「不守法」，更有「土豪式」的投資營運手段被當局取締，政策改革、修訂條例的推動是令行業重回健康營運的規範，奉公守法是文明進步的主體，演藝工作者更是樂見其成。



如刀的美女

琴台客聚 伍卓榮

我一向對自己的容貌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算美女，但因為職業的緣故，對觀察「美女」卻是很感興趣。觀察多了，便不認為「美女」就只能同臉蛋或者某些部位掛鈎。

記得曾和一位面容桃花的「美女」外出時，路過「孫逸仙心血管醫院」，她指着醫院的招牌說，你看，這個姓孫的多有錢，贊助了這麼大的醫院。我問她知不知道孫逸仙嗎？她說當然知道了，實力肯定跟李嘉誠不相上下。驚訝於她的「淵博」，一路上我不敢再同她搭話。

當然，生活中還有這樣的女人，她可能談不上漂亮，眼睛裡未必流動着秋波，臉蛋上也找不到迷人的酒窩。但另與她接觸過、交談過，你會覺得她的內心另有一重天地，包裹她的絕不僅僅是時裝和化妝品。這時候，這女人的臉蛋對於男人來說就不那麼重要了。

這就引出一個老掉牙的命題：女人的美麗從何而來，究竟是因為美麗而可愛，還是因為可愛而美麗？結論自然也是老掉牙的，而且一定為今天的許多男人和女人不屑。

我想女人假如是一本書，讀者便是男人。真正的讀書人是會不僅靠一本書的裝幀和印刷來決定是否閱讀，他要從題目、目錄、序開始，如果讀進去了，會一直讀到後記。好書還得重讀若干遍，常讀常新。這些年裝幀豪華卻讀不下去的書，還少嗎？不過，一本既有精彩內容又有高檔印刷的書，應該是所有讀書人的夢想。

所以男人不會拒絕美麗，除非他是瞎子。而女人呢？更是沒一個不希望自己迷倒男人的。張愛玲曾說過：「正經女人雖然痛恨蕩婦，其實若有機會扮個妖嬈的角色，沒有一個不躍躍欲試的。」可見，美女不但是男人的專愛，而且也是女人的心儀。

不過美麗並永遠是柔軟的，有時候也堅硬得很。武則天的美麗，讓她迅速接近權力核心並到達巔峰，最終成就一代女王帝業。呂布戲貂蟬，迷倒了十八個世紀的癡男，但正是貂蟬挑起了呂布與董卓的紛爭，被義父子之間大動干戈，同性聯誼不出意料地義父子聯手拆散。

因此，我認為，美女如刀。刀的終極功能是殺人，我以為除了美麗本身可以殺人，美麗派生出

的附件也可以像刀一樣殺人。比如，現在從街上走一遭，會發現滿大街都是美女，假如你是個男人，而且不是「同志」，那麼你會感到賞心悅目。看多了，便發現美女也分出高下。清水出芙蓉的畢竟少，大多被化妝品糟蹋得面目全非，紅頭髮線眼毛者比比皆是。於是只能不朝臉上看，朝脖子看，脖子上當然也被裝飾品包裹得嚴實，只好免不了朝大腿上看。所以孔夫子的「思無邪」是需要主客觀互相配合的，在春秋戰國那一陣，高展大履，授受不親，笑不露齒，想邪都難。

一個朋友說，現在的美女都欠着三條命：從背後看迷死一人，從前面看嚇死一人，一開尊口噁死一人。

美女如刀，出手快過風。這種奧妙，導演們深知其詳。就連《太平天國》這種表現農民起義的電視連續劇，都聚集了一大幫美女，弄得太平軍營淫靡不讓於唐後宮，風雅不下於大觀園。看着看着有了感觸，令不讀史書的晚輩們，對艷而不淺的太平軍將士心嚮往之，盼望着遭遇到既有古典風情，又具新穎人類韻略的美女。

不過定神一想，這編得也太離譜了。